



房龙地理

[美] 房龙 著 张白桦 译

1997年12月

1997年12月

房龙地理

[美] 房龙 著 张白桦 译



Copyright ©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房龙地理/ (美) 房龙 (Vanloon, H. W.) 著; 张白桦译.
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0.11

(房龙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108-03410-6

I. ①房… II. ①房…②张… III. ①社会地理学—世界—
通俗读物 IV. ①C912.8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3481 号

责任编辑 文 静

装帧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6.25

字 数 374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43.00 元

目 录

房龙小引	1
前 言	9
写在前面的话	11
第一章 地球上有人类	15
第二章 地理学有定义	21
第三章 地球有特点	24
第四章 地图:山高水长	57
第五章 地球有四季	76
第六章 大陆:在水一方	80
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	89
第八章 希腊: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纽带	93
第九章 意大利:海陆两栖 占尽地利	106
第十章 西班牙:非洲和欧洲的战场	126
第十一章 法国:应有尽有国家	141
第十二章 比利时:一张纸 一辈子	159
第十三章 卢森堡:历史奇观	166
第十四章 瑞士:语言各异 万众一心	168

第十五章	德国:姗姗来迟	177
第十六章	奥地利:无人喝彩	188
第十七章	丹麦:以小胜大	193
第十八章	冰岛:北冰洋上有趣的政治实验室	198
第十九章	斯堪的纳维亚半岛:一仆二主	202
第二十章	荷兰:昔日沼泽 今日帝国	214
第二十一章	英国:岛小人稠	221
第二十二章	俄罗斯:安能辨我是亚欧	244
第二十三章	波兰:成也走廊 败也走廊	266
第二十四章	捷克斯洛伐克:《凡尔赛和约》的产物之一	270
第二十五章	南斯拉夫:《凡尔赛和约》的产物之二	274
第二十六章	保加利亚:最殷实的巴尔干国家	278
第二十七章	罗马尼亚:石油王室 一应俱全	282
第二十八章	匈牙利:或者说是匈牙利的残余	285
第二十九章	芬兰:人定胜天	288
第三十章	亚洲的发现	291
第三十一章	亚洲与世界	296
第三十二章	中亚高原	299

第三十三章	西亚高原	308
第三十四章	阿拉伯;归属不定	325
第三十五章	印度;天人合一	330
第三十六章	南亚半岛的主人;缅甸、暹罗和马六甲	343
第三十七章	中国;东亚的大半岛	349
第三十八章	朝鲜、蒙古和中国东北;前途未卜	367
第三十九章	日本帝国	371
第四十章	菲律宾;原墨西哥的领地	386
第四十一章	荷属东印度群岛;鸠占鹊巢	390
第四十二章	澳大利亚;造物主的养子	398
第四十三章	新西兰	409
第四十四章	太平洋群岛;不耕不织 繁衍生息	413
第四十五章	非洲大陆;矛盾重重 差异种种	416
第四十六章	美洲大陆;幸运之最	463
第四十七章	新世界	504

房龙小引

1987年，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：“赵博士如何看房龙？他的大作《宽容》，在国内很畅销呢。”当时我回国不久，乍一听说“房龙”，不由得两眼发黑，只好如实回答说：“我不熟悉房龙，也没读过《宽容》。”

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。寒窗六年，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，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。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：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，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？换个角度想：即便我一时疏忽，那些考我的教授，岂能容我马虎过关！那么，这个房龙由何而来？

据查，房龙（Hendrik Willem van Loon）不是美国土生子。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，自幼家境富裕，兴趣广泛，尤其喜好历史地理。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，入读康奈尔大学。毕业后，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，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。不久俄国爆发革命。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，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奔走多年，未能当上名记者，房龙于是转求其次：他先是摘

取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，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。

1915至1922年，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、安提克学院，两度教授欧洲史。校方评语是：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，可他“缺少科学性，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”。这话听着委婉，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。

教书不成，那就写书做研究吧？房龙的第一部著作，出自他的博士论文，名曰《荷兰共和国的灭亡》（1913）。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，可它销路不好，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。请注意：此时房龙已育有二子。他必须发奋工作、努力挣钱，才能维持小康水准。

1920年房龙再婚，随即与书商签约，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《古人类》。这本杂书旗开得胜，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。自1921到1925年，他接连发表《圣经的故事》、《人类的故事》、《宽容》等多部畅销书。

短短十年里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，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，进而自由写作、四处旅游、参与多种社会活动。至1944年去世，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。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，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。

我们已知：房龙并非资深学者，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。谁想这个不入流的房龙，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。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？依我拙见，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，牵扯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诸方面。其兴衰过程，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。

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。1922年，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《人类的故事》。1925年，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，译者是沈性仁女士。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，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“影

响极大”。

房龙 1920 年发表的《古人类》，也于 1927 至 1933 年间，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。书名分别是《古代的人》、《远古的人类》、《文明的开端》等。其中，林徽音译本《古代的人》，颇受中国学界关注。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，1927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

林译本序言中，郁达夫发表高见道：房龙文笔生动，擅长讲故事。“他的这种方法，实在巧妙不过。枯燥无味的科学常识，经他那么一写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觉得娓娓忘倦了。”他又道：房龙魔力，并非独创。说到底，此人不过是“将文学家的手法，拿来讲述科学而已”。

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：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，大赚其钱，沽名钓誉，委实令人侧目。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，偏又跟着推波助澜，鼓吹房龙作品。大作家辛克莱·刘易斯气不过，终于逮着一个机会，当面呵斥房龙说：“你以为自己是个啥？你也算是作家吗？”

房龙死后，美国《星期日快报》刊登讣告，称他“善于将历史通俗化，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，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”。房龙的儿子，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：“美国文学史、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。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，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、地理和艺术。”

对比美国人评语，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，而且老到。唯有一点遗憾：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，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。上述“挥笔成金”的神奇法则，后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，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，进而著述论说，

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（Mass Culture）、或曰文化工业（Culture Industry）。

何谓文化工业？说白了，即出版商、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，套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，大批策划、炮制、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，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，老少咸宜、雅俗共赏。在此意义上，房龙的商业成功，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，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。

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。再看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。房龙的盖世大作《宽容》，初版于1925年。此际，欧洲革命刚刚退潮，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。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“最不宽容的时代”。为此，他欲以“宽容”为话题，带领读者回到古代，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：

从古希腊、中世纪到启蒙运动——房龙不厌其烦，将一部“思想解放史”，刻意改写成一部“不宽容历史”：其间有种族屠杀，有十字军远征，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，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。当然，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，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。

一句话，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，始终贯穿着“宽容与专横”的搏斗：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，它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、黑暗与光明、进步与反动。

提醒大家：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，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，即相信科学理性、政治平等、思想自由。然而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，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，它就会自相矛盾、破绽百出。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：

“进入20世纪后，现代的不宽容，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

起来，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、铁链、火刑柱。”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？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？房龙嗤之以鼻道：“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，还需要一万年、甚至十万年。也就是说，宽容只是一种梦想，一种乌托邦。”

1937年，希特勒发表《我的奋斗》。次年，房龙推出一本《我们的奋斗——对阿道夫·希特勒〈我的奋斗〉的回答》。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，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。1939年，德国入侵荷兰，大举轰炸鹿特丹。房龙怒不可遏，遂以志愿者身份，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。二战期间，他代号“汉克大叔”，日夜报道欧洲战况，鼓励家乡民众，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。

1940年《宽容》再版，房龙写下后记《这个世界并不幸福》。为啥不幸福？只因“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。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、残忍与偏执”。非但如此，“最近六年来，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，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：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”。结论：“宽容并非一味纵容。如今我们提倡宽容，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。”

《宽容》为何在中国受欢迎？窃以为：起因在于反法西斯，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。1939年，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。废墟中，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，又为《圣经的故事》出版了中译本。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。

这封信中，房龙自称他“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”，“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，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、地理和艺术”。他又提醒译者：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“宽容”的部分，因为“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，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”。遥望德国

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，房龙自问“我能做到吗？”后面连加五个问号。

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。1985年，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《宽容》。至1998年，此书连续印刷11次，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“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”之一。紧随其后，房龙《人类的故事》和《漫话圣经》也热闹上市，掀起了难得一见的“房龙热”。

房龙死后四十年，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。是何道理？据沈昌文回忆：“翻译出版此书，得益于李慎之。李先生洋文好，又是老共产党员。他曾跟我说：我们在很多事情上，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。按照指点，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《宽容》。”沈公又说：“宽容这个题目好。大家都经历过文革，那个年代没有宽容。所以《宽容》出版后，一下子印了15万册。”

到了九十年代后期，三联不再重印《宽容》。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。根据沈公收藏目录，其中便有广西师大中英双语本、陕西师大全彩珍藏本、中国人民大学版、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12个不同版本。1999年，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14册的《房龙文集》，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。

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，誉其为“自由主义代表”、“人文主义大师”、“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”，云云。对此，我要插一句闲话：房龙不入流，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。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，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，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。偏偏这个房龙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
同样都是书，差别为啥这么大呢？对此，王国维先生在《静安文集续编》中，早已指点过我们：“哲学上之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

信，可信者不可爱。伟大之形而上学，高严之伦理学，纯粹之美学，皆吾人所酷嗜也。然求其可信者，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，伦理学上之快乐论，美学上之经验论。知其可信而不能爱，觉其可爱而不能信，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。”

王先生古板。他老人家不晓得：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：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，岂不皆大欢喜、人人捧读？因此便有文化热、房龙热，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、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。如今中国人都读书、都买书。其中最好卖的书，就是闲书、杂书、可爱书、读了不痛苦的书。

比较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。即便同九十年代比，眼下也是过之不及、量之有余。经此一想，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。三联要出房龙文集？可以呀，我很乐意为其写序！

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：“百家口味、各个不同。所以能否宽容，能否兼收并蓄，事关历史能否进步。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，如果拒斥宽容，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。”

他又在《宽容》后记中告诫说：“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。其特点是：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，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。一旦我们麻痹大意，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，把我们毁掉。”

赵一凡

2008年10月于北京

“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度，
它赋予地理以时间和意义。”

前 言



十年前，你给我寄了封信，今天，我才给你回信。你在信中写道：

“……是的，那地理呢？不，我要的不单单是一本新的地理书。我想要一本自己合心可意的地理书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想知道的应有尽有，我不想知道的全都略去不谈。我要你给我写一本这样的地理书。我所就读的学校很重视地理课。我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及其国界、各种各样的大城市及人口数量，我还学了所有大山的名称以及它们有多高、每年输出多少煤，而对

于这些，我学的和忘的一样快。各个知识点都互不相干。这些都化作一团乱七八糟难以消化的记忆，就像一个画太多的博物馆或者一场太拖沓的音乐会一样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对我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，每当我需要一个精确的事实依据时，我还得到地图、图表集、百科全书和蓝皮书上去查。我想有许多人和我一样，都在受同样的罪。我代表这些可怜的受害者，请求你给我们写一本有点用的新地理书，好不好？把所有的大山、大城市、大洋都画到地图上，然后只要告诉我们：住在这些地方的是什么人，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，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在做什么——把人感兴趣的故事都写进地理书里。请你突出的确有趣的国家，剩下那些徒有虚名的国家就不要太关注了，这样我们才能都记得住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而我与往常一样，一接到你的要求，就急于效劳。我现在转过身来，说：“我亲爱的，给你，这就是你要的书！”

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